



病房手记

□李渝楠

晨起的阳光漫过阳台，落在父亲捧着报纸的手上。他戴着老花镜，眉头微微蹙着，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读着新闻，时不时抬头和我念叨几句。看着他精神矍铄的模样，谁能想到，4年前的这个冬天，我们曾在重医的病房里，熬过一段忐忑揪心的时光。

那是一个冬雨绵绵的日子，寒风瑟瑟，楼下的树枝在风中摇曳，路上行人步履匆匆。远处建筑工地的轰鸣，划破了这座城市的寂寥。我站在病房的11楼，俯瞰被雨雾笼罩的楼房，恍若海市蜃楼，心思沉重。

病房里开着空调，暖意融融。父亲倚坐在床上，正专注地看着他喜欢的新闻。我坐在父亲身旁，往事翻涌而来——浓浓的父爱，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与中年。往日总因忙碌疏于陪伴，这次父亲住院，我一定要好好守在他身边，尽心照顾。就像他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给我温暖和无声的爱。

父亲的各项检查指标都出来了，医生说现在正是做射频消融术的最佳时机。听着医生细数手术的风险与利弊，得知手术能改善父亲的生活质量，减少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的可能，我原本忐忑却满怀希望的心，瞬间坚定起来。即便手术要花10多万元，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让父亲接受治疗。

可父亲却慌了神。他当时已是84岁高龄，总忍不住设想各种最坏的后果，怕自己扛不住手术风险，在手术台上发生意外。他还念叨着：“我一个人花全家这么多钱治病，心里愧疚啊！”我不断地安抚父亲的情绪：“你到医院来就是为了治病啊，想想你深夜发病时的痛苦和无助，想想妈妈因为担心流的眼泪。所以，这次来就是做手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以后就好了。”

父亲坐在床上，头靠着床头，半晌说了一句：“存折的钱是留给你和你弟弟的，孙子、外孙读书还要花钱，我要用了，积蓄就少了，我不能这样自私啊。”这席话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父母一辈子勤俭节约，将毕生的爱与积蓄都倾注在子女身上，到了这般关头，惦念的依旧是我们。作为子女，能拥有这样的父母，何其幸运，又何其心疼。

做，还是不做？我再三向医生咨询，也等着和弟弟、母亲商量后再做决定。医生说：“手术技术已经很成熟，医院已经成功开展400多台手术，仅有一例意外。”可父亲的顾虑始终萦绕不散。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医生也无法给出绝对的承诺。我又询问了几位学医的朋友，了解到更多细节，但最终的决定权，我们还是想交给父亲。

晚上，全家人聚在病房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在家人的鼓励下，父亲终于打开心结，同意手术。母亲坐在床边，一遍遍摩挲着父亲的手背，话不多，却句句都是“别怕，有我呢”。他们一辈子相濡以沫，始终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难关。这份力量，让我坚信，父亲的手术一定会成功！

只是我们谁也没料到，手术台上的意外会来得这般猝不及防，手术中发生了最危险的迷走神经反射，父亲呼吸骤停两分钟，大小便失禁，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中才转危为安。我们全家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5个小时，当父亲被推出手术室时，我们全家喜极而泣。

如今，4年光阴已过。恢复后的父亲依旧保持着晨起散步的习惯，偶尔还会和老街坊下棋，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原来，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是这般岁岁安然的模样。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那碗“飘汤”

□袁保亮

因为参加一场笔会，我再次回到眉山，也趁着会议间隙，去彭山品尝了一次“飘汤”。

人到了一定年纪，对美食的执念，便渐渐从猎奇与排场，转向朴素与妥帖。不再执着于繁复的调味与精致的摆盘，反倒偏爱那些藏在市井街巷里、带着烟火气息的寻常滋味。在彭山的短暂停留，一碗看似普通的“飘汤”，没有惊艳的噱头，没有繁复的工序，却以最温润的姿态，熨帖了我奔波许久的身心。

彭山是一座依江而兴的小城，没有喧嚣拥挤，浮躁嬉闹，江水悠悠，时光缓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写着“飘汤”的小店，虽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夸张的宣传，简单的门面，干净的桌椅，却透着一种不刻意的亲切。当地人说，来彭山不吃一碗“飘汤”，就算不得真正感受过这里的生活。这份藏在日常里的坚守，让我对这碗汤多了几分期待。

寻一家本地人常去的老店落座，老板很热情，笑着推荐：“就吃‘飘汤’，咱们彭山人的家常味，最实在。”等待的间隙，看着店里往来的食客，大多是附近居民，有人独自前来，一碗汤一碗饭，安静饱腹；有人三两结伴，边吃边聊家长里短，话语间满是松弛与惬意。没有推杯换盏的应酬，没有刻意寒暄的客套，只有食物最本真的治愈力，让人不自觉放下疲惫，融入这份平淡的烟火里。

不多时，一锅“飘汤”端上桌，热气氤氲，瞬间驱散了农历腊月的微凉。汤色奶白清亮，不见厚重浮油，温润通透，各类食材错落有致地浮在汤面，酥肉、肉丸、肚条、心舌、嫩豆腐、时令青菜、细粉条……“飘汤”二字，便源于这份食材在汤中轻浮的模样。翠绿的葱花点缀其间，没有多余修饰，却自带一种朴素的美感，光是看着，便觉心生暖意。舀一勺汤入口，没有重麻重辣的刺激，没有香精调料的堆砌，只有大骨与老鸡慢火熬煮出来的醇厚鲜香。汤水温润顺滑，入喉清润，不油不腻，鲜得纯粹，香得绵长。暖

意从舌尖蔓延至四肢百骸，一路熨帖到胃里，连日奔波的疲惫与浮躁，仿佛都被这一口温热慢慢化解。这时间熬煮出的味道，这食材本身的鲜甜，不刻意讨好味蕾，却最能打动人心。

细细品味，每一种食材都有自己的姿态。炸至金黄的酥肉，吸饱了高汤后外软里嫩，肉香与汤鲜交融，香而不柴；手工肉丸紧实弹牙，没有多余淀粉的敷衍，全是鲜肉的醇厚；肚条处理得干净利落，脆嫩爽口，毫无腥膻；心舌软硬适中，不柴不烂；嫩豆腐滑嫩细腻，轻轻一抿便在口中化开，带着淡淡的豆香；时令青菜清甜解腻，细粉条绵软入味，裹着鲜美的汤汁，每一口都足够满足。搭配一碟简单的蘸水，小米辣的鲜辣、蒜末的清香、酱油的咸鲜，调和得恰到好处。食材轻蘸一下，清淡与香辣悄然碰撞，鲜而不淡，香而不腻，层次瞬间丰富起来。一口汤，一口菜，简单却满足，平淡却温暖，没有大快朵颐的酣畅，却有细水长流的舒心。

据当地人介绍，“飘汤”本是岷江边船夫们的日常吃食。江上行船，条件简陋，一锅清水，几把食材，慢火煮成一锅热汤，既能果腹，又能驱寒。岁月流转，这份简单的吃食，渐渐成了彭山人的家常味道，藏着江边人家的生活智慧，也藏着一座小城的温柔底色。

一餐“飘汤”，吃得心满意足。此时，江边晚风轻拂，灯火温柔。我忽然明白，真正的美食，从不是山珍海味的堆砌，而是烟火人间的慰藉。年少时偏爱轰轰烈烈的滋味，到现在才懂，平淡中的温暖，朴素里的真诚，才最难得。彭山这碗“飘汤”，以最本真的味道，让我记住了这座小城的温柔。

街边小店播放着舒缓的音乐——何日君再来。我想，不远的明天，一定还来。约上二三知己，就着一碗“飘汤”，二两水酒，三两米饭，感受这有滋有味、回味无穷的彭山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风箱

□周廷发

记忆深处的风箱，是童年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时候，风箱静静躺在灶台旁，见证着我们一家的烟火日常。初次见到这玩意儿，是满心的好奇与惊喜，它独特的外形，犹如一个神秘宝盒，勾起了我强烈的探索欲。忍不住伸手去触摸它光滑的表面，感受着木头的纹理，仿佛能从中触摸到岁月的痕迹。

一次，正在煮饭的母亲让我帮她拉风箱。我兴奋地跑到灶台边，迫不及待想一展身手。一边拉风箱，一边感受着从灶膛传来的温暖，看着火苗舔舐着锅底，我调皮地加大了力气，不想火苗猛地从灶膛扑出来，吓得我尖叫一声，连忙往后退。只一瞬间，感觉头发和眉毛传来一阵灼热，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我惊慌失措地摸自己的脑袋，还好只是头发梢被燎到了一点。母亲见我的狼狈模样，既心疼又好笑，轻轻拍拍我的头说：“拉风箱不能太着急，要慢慢拉。”

随着岁月变迁，不知从何时起，风箱这曾经的“厨房宠儿”渐渐失去了往日风采，被遗弃在角落里，渐渐落满了灰尘。在风箱渐渐被遗忘的岁月里，一次偶然的赶场经历，让我与风箱在铁匠铺重逢。那一幕，犹如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集市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穿梭在熙熙攘

攘的人群中，路过一家铁匠铺时，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传入耳中。我好奇地走过去，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只见一个巨大的风箱静静立在角落，散发着古朴而又威严的气息。这风箱与记忆中我家的那只截然不同，身形巨大，表面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划痕，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过往。这风箱的拉杆足有我拳头大小，在一个矮胖大汉的拉动下，正有节奏地来回运动着。大汉光着膀子，古铜色的肌肤在炉火的映照下闪烁着汗珠，风箱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呼呼”声，声音像是从大地深处传来的轰鸣，震撼着我的心灵。在风箱的助力下，炉火熊熊燃烧，将整个铺子照得通红。两个男人高高举起铁锤，正用力地砸向铁块。铁锤与铁块碰撞的瞬间，火星四溅，犹如夜空中绽放的烟花，美丽而绚烂。

我倚在门边，盯着眼前的一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感受着从风箱中吹出的炽热气流，好像穿越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与风箱相伴的童年时光。直到夕阳西下，集市散去，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铁匠铺。

风箱，这个曾经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老物件，如今已渐渐远去，但它所承载的情感与记忆，却如一坛陈酿美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香醇浓郁。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



想着想着，花就开了

□董运生

谷雨了
春天还来得
羞答 迟疑
一树木笔
将天空写满
未寄出的宣言

宛城的细雨里
折一把望春
带到江南
许是诗人
才有的浪漫

红尘中
有那么多人
有几人能从花语里
读出青春深处
绽放幽香的缘分

想着想着
枝头有了动静
花苞松开手心
将珍藏了一冬
带着体温的声音
交给窗外的春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油菜花(外一首)

□阿涓

一层层，一片片
黄
从婺源的水纹
从罗平的峰峦
从崇龛的两仪
浸出来
溢出来

经纵横的阡陌
潺潺的流水
一直铺到
大江南北
天山脚下

来来往往的风
都染亮了，染香了

蜜蜂追着花飞
细碎的金线
穿过少男少女的眼
年轻的瞳仁
也染亮了，染香了

阳光下，春天是美的
每一种颜色
都是美的

读书

读到绳子
把羊妈妈绑走
一群火围了上来

读到一只石磨
磨掉骡子
和自己的一生

读到一道鞭影
带着闪电
从牛马眼中掠过

一行泪
先于目光落了下来

惊飞了书中的喜鹊
打湿书中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